

世界文学经典



羊脂球

YANGZHIQIU

[法] 莫泊桑 / 著

叶志德 选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叶志德 选译

素质教育必读书



羊脂球

YANGZHIQIU

[法] 莫泊桑 /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著; 叶志德选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12-02296-9

I. 羊… II. ①莫…②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220 号

责任编辑: 贾兴权 封面设计: 泽 海

羊 脂 球

(法) 莫泊桑 著 叶志德 选译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 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高陵县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2296-9/G·542

定 价: 6.00 元 (普及本) 16.00 元 (双色图文本)

印 数: 00001-12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羊脂球

西猛的爸爸	(1)
两个朋友	(9)
骑马	(16)
月色	(24)
我的叔叔于勒	(29)
木隆老爹	(37)
皮埃洛	(44)
绳子	(50)
首饰	(57)
羊脂球	(65)
一家人	(103)
菲菲小姐	(127)
项链	(140)
一个乞丐	(150)
雨伞	(155)
珍珠小姐	(164)

西猛的妈妈

中午十二点，钟声刚一响完，小学校的门就开了。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拥了出来。他们并不像平时那样立即散开回家吃午饭，而是走了几步便停下来，一簇簇聚集在一起，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原来，今天早上白朗少特小姐的儿子西猛，第一次来学校上课。

所有这些学生在家里早就听大人们议论过白朗少特小姐。尽管人们在公共场所对她笑脸相迎，但那些有孩子的妇人们和女伴谈起她时，都带有一种轻蔑的怜惜态度；这种态度同时也感染了孩子们。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缘由，但这种想法在孩子们的心上扎了根。

孩子们不认识西猛。因为他从没出来过，也没和他们在村里的街上或者河边玩过，所以他们不太喜欢他。这次，他们在学校高兴地相互传播着一个十四五岁大孩子的话，怀着惊异的心情一个转告一个：

“你们知道……西猛……嘿嘿，没有爸爸。”

白朗少特小姐的儿子，这时也出现在校门口。

他的年纪大约七八岁，面色略显苍白，身上十分干净，带着羞怯而几乎不太灵活的神气。

他从学校向家里走去。那几堆同学们始终交头接耳，并用狡黠的目光盯着他，同时渐渐向他围了上来，终于包围了他。他停下脚步，直挺挺地站在他们的中央，惊讶而又惶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那个传播消息的大孩子看计谋得逞了，已经因为这点儿到手的成绩而骄傲起来，向西猛问道：“喂，你叫什么？”

他回答道：“西猛。”

“西猛什么？”对方又追问。

这孩子给问得晕头转向，又说了一遍“西猛”。

大孩子又冲他嚷道：“一个人叫西猛，总还得加点儿什么东西在后面……单单西猛这不是一个姓。”

而他几乎哭出声来，第三次回答：

“我就叫西猛。”

那些顽童都笑起来了。得意忘形的大孩子提高嗓门说：

“你们现在知道，他是没有爸爸的。”

空气很寂静了一下。那些孩子们被这件非常的、奇怪的事弄得莫名其妙了。——他们把他视为怪物，视为违反天理的人。同时他们也感到他们自己的母亲对白朗少特小姐的那种始终无法理解的态度，现在有些明白了。

西猛靠到一棵树上，以免瘫倒，而且他如同被一场不可补救的灾害所打蒙一般，呆着不走。他想说明，但又无言以对，驳不倒没有爸爸这样可怕的事实。最后，他面无血色了，随口向他们高声喊道：“不对，我有爸爸。”

“在哪儿？”大孩子问道。

西猛不作声了。他根本不知道。孩子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起来。那些野蛮的野小子们，感到了一种残忍的需要——这就是像同在一个窝里的鸡群，一旦有哪只受伤，就会群起而攻之，涌起了一种将其致死的欲望。西猛突然看见一个小邻居——一个寡妇的儿子。西猛想起来他也是单独和妈妈同住的。

“你也一样，没有爸爸。”西猛说了一句。

“谁说的？”那一个回答道，“我有一个。”

“他在哪儿呢？”西猛驳了他一下。

“他死了。”那孩子带着一种不无骄傲的声音说，“我爸爸，躺在公墓里。”

一阵喃喃的赞美声在那些顽童堆里传开了，就好像爸爸葬在墓地里，就抬高了这个同学的身份，从而压倒了这个没有爸爸的同学。这些顽童的父亲，大多都是恶棍、酒鬼、窃贼，都是虐待妻子的。现在，这些合法的孩子推推搡搡，越挤越紧，仿佛要把这个非法的孩子挤死似的。

一个靠近西猛身边的孩子，突然用一种嘲笑的样子向他伸出了舌头，并且向他高声叫唤：

“你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西猛一面用双手抓住了那顽童的头发，一面用脚去踢他的双腿。被踢的人却反过来恶狠狠地咬他。场面一阵混乱，等两个打架的人被分开时，西猛已经挨了揍，衣裳被撕破，鼻青脸肿地倒在地上。而那些淘气鬼则围着他鼓掌喝彩。他爬起来，下意识地用手整理身上那件满是泥土的布罩衫。这时，一个顽童喊着：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爸爸去呀！”

于是西猛心里感到无限的不安了。他们比他强，战败了他，他决不能回答他们，因为他已经清楚那句话是真的，他本来就没有爸爸。他完全出于自尊，花了好几秒钟去极力压住那即将涌出的热泪。随后，他窒息了，实在憋不住了，才哭出声来，浑身急促地抽动着。

于是，一阵阵残忍的快乐在他的敌人那边爆发了，就像野人狂喜那样，很自然地手拉着手，围着他跳呀，舞呀，闹呀，一面跳着舞着，一面还反复唱着：“没爸爸，没爸爸！”

但是西猛忽然不哭了，一种愤恨叫他发狂了。他脚边原有许多石子。这时候，他拾起石子，用尽全力对着这些没有人性、没有良知的刽子手们扔去。其中有两三个挨石子的，都在叫唤之中逃走了；他的样子十分可怕，其他孩子也都惊慌失措了，吓得纷纷抱头鼠窜——如同乌合之众，一碰到危险，就拼命逃跑。全变成懦夫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无父亲的小孩子了。他开始向着田地里跑去，因为一个回忆在他的心里引出了一个重大的解决方法。他要投河自尽。

原来，他想起一周之前，有一个靠乞讨为生的穷鬼，因为没钱花而投河自杀。捞起来的时候，西猛也在场。那个寻常在他视为受苦的、龌龊的和难看的穷鬼，竟用他那副石灰般的脸，那撮潮湿的胡子，那双张开的眼睛和那种宁静的神气，给他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围观的人当时都说：“他已经死了。”另外有一个人接着说：“他现在很舒服了。”所以西猛现在也想投水，因为他没有父亲，和那个穷鬼没有钱正是一样的事。

他走到了水边，注视着流水。河水清澈而透明，只见几条鱼追逐嬉戏，有时轻轻一跃，一口叼住正在水面上飞舞着的小虫子。鱼儿的技巧使他入迷，他看着看着，哭声也停了。但是，那个“我要投水，因为我真没有爸爸”的念头，如同暴风在尾声里忽然撼动树木一样，带着一阵阵悲痛在他的心里划过。

那天的天空很晴朗，气温也很高，晴暖的日光晒热了野草，水像镜子一般闪着光。西猛在这阵随着眼泪而来的疲劳境界里得到了一丁点儿甘美的光阴，很想在这温暖里躺在草上睡一会儿。

一只青蛙在他的脚边跳着。他想捉住它，却让它从他身边逃走了。他追上去，然而青蛙连着逃了三次。最后总算抓住它的两只后爪尖，看着这畜生因为想逃走而使出的劲儿，他不禁开始笑了。它缩起了后腿，随后用一阵急促的伸展力，突然挺硬地像两根棍子一样伸长了；而金眼圈的眼睛鼓得溜圆，前爪则像两只小手一样舞动。这令他想起用细长条的小木片钉成斜角的玩具，也是这样用力一拉，就牵动钉在上面的小兵操练。于是他想到他的房子，随后，又想到他的妈妈，最后，感到了一阵极大的伤心，又开始哭起来。他的浑身一阵阵颤抖，跪在地上，像临睡前那样祷告。但是他没能念完，因为一阵急迫而又骚动的抽泣，抽泣征服了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四周的东西，一点也看不见了，只剩下哭……

突然，一双沉重的手压住了他的肩膀，并且一道粗重的声音向他问道：“究竟谁叫你这样伤心，小家伙？”

西猛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留着小胡子，满头黑髻发的高个子工人和葛地瞧着他。西猛带着装满眼眶又塞满了喉管的热泪对他说道：

“他们打了我……因为我……我……我……没有……没有爸爸。”

“什么，”那人微笑着说，“可是，人人都有爸爸呀。”

孩子伤心地抽泣，吃力地又说：“我……我……我没有。”

那工人听后，神色严肃起来，他认出了这是白朗少特小姐的儿子；虽然他到本地没有多少时日，但是对她的身世也略知一二。

“快不要哭了，”他说，“不要伤心了，孩子，跟我回去找你妈妈

吧。有人会给你……一个爸爸的。”

两人一同走了，大的牵着小的，那人脸上又浮现出微笑，因为他愿意去会会这位白朗少特小姐。有人说她是本地方最美的姑娘之一；这时他心想：一个已经失足的姑娘，很可能再次失足。

他们走到一所非常洁净的白色小房门前。

“是这儿，”孩子说，接着他高声叫道：“妈！”

一个妇人走出来，那个工人立刻收敛笑容。他一眼就看出，同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儿妇人，是决不能开玩笑的。只见女子一脸正色，立在门口，似乎她在房子里曾经受过一个男子的欺侮，因此禁止再有人进来一般。于是他胆怯了，摘下鸭舌帽，口吃地说：

“请您注意自己的孩子。他在河边迷路了，我把他送回来了。”

西猛跳起来一面搂住他母亲的脖子，一面哭着说：

“不是迷路，妈妈，我是想去投河，因为那些孩子们打我……打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年轻妇人满脸通红，心如刀绞，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个受了感动的工人却站在那儿，不知怎样才好离开。突然，西猛跑到他跟前，向他说：

“您愿意做我爸爸吗？”

空气很沉寂。被羞耻所困的白朗少特小姐沉默不语，紧紧地倚着墙，两只手按在胸口。孩子见那人不回答，又说：

“您若不愿意，我还要去投河。”

那工人把这件事全当玩笑接受了，于是微笑地回答道：

“好哇，我非常愿意。”

“你叫什么名字？”那孩子问道，“告诉我，他们日后再问起来，我才好回答他们。”

“菲力浦。”那人回答。

西猛沉默了一会儿，极力叫脑子记住这个名字，然后他完全得到安慰，伸起胳膊向他说：

“好！菲力浦，你是我爸爸了。”

那工人把孩子举起，匆匆地在他的两边脸上亲了两下，放下孩

子，随即大步地走了。

孩子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一阵恶意的笑声接待了他。并且在放学时，那个大孩子又要故伎重演，西猛像投石子似的，将这句话劈面说出：“他叫菲力浦，我的爸爸。”

周围的顽童快活的吼声从四面八方飞来：

“菲力浦是谁？……哪个菲力浦？……菲力浦是什么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你的菲力浦？”

西猛不再理会他们，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用目光挑逗他们，打定主意，宁可受他们的伤害，自己决不逃跑。学校的老师给他解了围，于是他才回了家。

一连三个月，那个身材高大的工人菲力浦经常从白朗少特家经过，有时看见她在自己的窗子跟前缝补衣服，便鼓起勇气去和她谈话。她恭敬地回答他，始终是一本正经的，决不和他笑一下，也决不让他进房门。然而，他同世间的男子一样，不免有些得意，以为她同他说话时，脸色往往要比平常红一点。

名誉一旦扫地出门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了，尽管白朗少特小姐处处检点，倍加小心，当地已经有了闲言。

西猛非常非常喜爱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白天的工作忙完后，傍晚都要和他的新爸爸一同散散步。他勤奋地学习，神气十足地穿过同学们之间，决不理睬他们，也没有了自卑感。

忽然有一天，那个带头攻击他的大孩子向他说：

“你说谎，你没有一个名叫菲力浦的爸爸。”

“怎么没有？”西猛冲动地回答。

那个大孩子搓着手掌说：

“因为倘若你有这样一个爸爸，那他一定是你妈妈的丈夫。”

西猛被这个推理的正确性给惊呆了。然而他依然回答道：

“他就是我爸爸。”

“这可能吗？”大孩子冷笑着说道，“不过，他还不是你爸爸。”

白朗少特小姐的儿子垂下头，他边走边想，做梦似的走到菲力浦做工的地方——卢瓦宗铁匠店。

这铁匠店如同藏匿在许多树的下面似的，店里光线很弱，只有炉子的红火光一闪一闪，照着五个赤着胳膊的铁匠，他们都站立着，像一群满身火焰的魔鬼，目光注视着他们所打的红铁块，他们迟钝的思想随着大锤一起一落，而铁砧发出震耳的声响。

西猛走了进来，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他从容不迫地拉了拉他朋友的袖子。菲力浦回头一看，工作就突然中止了，大伙都仔细地打量着他。于是，在这个不习惯的安静中间，响起了西猛细弱的声音：

“告诉你，菲力浦，米修德的那个大儿子对我说，你不完全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呢？”工人问道。

孩子天真地回答道：

“因为你不是我妈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笑。菲力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额头放在粗大的手背上，而手掌则撑着顶住铁砧的锤柄。他梦想着，那四个伙计瞧着他出神，西猛焦急地等待着，他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更加幼小了。忽然，这几个铁匠之中的一个，站了出来，向菲力浦说道：

“这白朗少特是个正经的好姑娘，有勇气，很坚强，虽然遇见过不幸的事，但是没有堕落，将来准能成为像样的媳妇。”

“这话是实在的。”那三人都说。

那个工人接着说道：

“这个姑娘失了足，难道这能怪她吗？别人以前是答应娶她的，我就知道好些像她这种情况的姑娘，如今都受人敬重。”

“这话是实在的。”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那个工人又说道：“可怜的女人，靠自己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从那件事之后，她除了上教堂再不出门，又流了很多很多眼泪，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这话也是实在的。”其余的那几个人说。

以后，大家只听见那阵鼓着炉的火力的风声了。菲力浦猛然俯下身，对西猛说：

“去告诉你妈妈，今晚儿我要去跟她谈谈。”

他便抓住那孩子的肩膀，把他送到了外面。回过头又干起工作来，五只大锤，都准确地落到铁砧上。他们拿着锤这样地一直打到晚，都像那些满意的锤子一样强健愉快。但是菲力浦的锤声压住了伙伴们的锤声，如同一座大教堂的钟在节日发出那阵超乎其他一切钟声之上的巨吼一般，一下一下带着一阵震耳的巨大声音。他眼睛闪闪发亮，站在四溅的火星中间，劲头十足地打着铁。

他到白朗少特家敲门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他换上新衬衫和过节的外衣，胡子也剃好了。那少妇走出来，在门前用一种尴尬的神情说：“夜晚到这儿是不合适的，菲力浦先生。”

菲力浦想回答她，但是有点口吃，于是惭愧地在她跟前站着。

她又说：“然而您完全明白，不能再叫人议论我了。”

这样一来，菲力浦突然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倘若您肯做我的妻子呢！”

对方没有回答，不过，他似乎听见昏暗的屋里身体瘫倒的声音，于是他很快地走进去了，这时，西猛已经睡在床上，却辨明了一个接吻的声音和几个由他母亲嘴里很低地说出来的字。接着，他忽然觉得自己被那朋友的手抱起来了，他朋友巨人般的胳膊举着他，一面高声说道：

“你去告诉你的同学，说你的爸爸是铁匠菲力浦·勒米，倘若再有人来和你捣乱，我就拧掉他的耳朵。”

第二天，学校里的学生都到校了，快上课的时候，西猛站起来，脸色灰白且嘴唇打颤，用清亮的声音说道：“我爸爸就是铁匠菲力浦·勒米，他说倘若再有人来和我捣乱，他就拧下他的耳朵。”

这一回，谁也不笑了，因为他们知道他，这个名叫菲力浦·勒米的铁匠，并且也知道他是一个被大家用自负的神气欢迎来的爸爸。

两个朋友

巴黎被包围了，在痛苦和饥饿中呻吟着。各处的屋顶上难得看见麻雀，下水道里的老鼠也稀少了。无论什么东西人们都肯吃。

一月份的某个晴天的早上，莫利索先生——一个素以钟表店为业而因为时局关系才待在家里的失业人员，正空着肚皮，双手插在自己制服的裤子口袋里，忧心忡忡地沿着市区外围的林阴大道散步。突然，走到一个也身穿制服裤子的人面前停住了脚步。那是索瓦热先生，一个常到河边会面的朋友。

打仗以前，每逢星期日，莫利索都是天一亮就出发，手拿钓鱼竿，背上背着白铁盒子，从阿尔特伊乘火车到科隆白，随后再步行到马朗特岛。一到了这个他梦寐不忘的地方，他就动手钓鱼，一直钓到天黑为止。

每逢星期日，他总在这里遇到一个又胖又矮、性情快活的人，那就是索瓦热先生，德洛雷特圣母大街的服饰用品商人，也是一位钓鱼迷。他们时常贴紧地坐着消磨上半个白天的工夫，手握钓竿，双腿在水面上摇来摇去。后来时间一长，彼此之间产生了友谊。

他们有时并不说话，有时也谈天说地；不过，既然有相同的爱好和相同的趣味，即使一句话也不谈，也是互相了解的。

春天里，早上十点钟左右，重返青春的日光照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面飘起一层层雾气，随着水流轻轻地浮动，一种新时令的暖气浇在这两个发奋钓鱼者的背上。

这时莫利索偶尔会朝着他的朋友说上一句：“多舒服，多暖和！”索瓦热先生回答是：“我不知道还会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于是这种对话就够得使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了。

在秋天里，傍晚的时候，那片被落日染得血红的天空，在水面

扔下了绯红色的倒映，染红了水面，天际像着了火似的，叫这两个朋友的脸儿也红得像火一样，叫那些在寒风里微动的黄叶像是镀了一层金，于是索瓦热先生笑着向莫利索说道：“多么美丽的景色啊！”莫利索同样赞叹不已，可眼睛却不离开他的浮子，一边回答道：“这比城里大街上好多了，嘿嘿！”

这天，他们一下子互相认出对方以后，就使劲地互相握住手，在这种非常时期里相逢，大家都是感慨的。索瓦热先生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变化太大了啊！”莫利索也感慨万千地说：“天气多好啊！今年还是头一次有这么好的天气呢！”

确实，天空是蔚蓝的，阳光是明媚的。

他们肩并肩地走了出来，大家都是苦闷的。莫利索又说道：“还记得钓鱼吗？嘿，多好的回忆啊！”

索瓦热先生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再去那里呢？”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喝着一杯苦艾酒。后来，他们又在人行道上闲逛起来。

莫利索突然停住脚步：“再去喝一杯怎么样？”索瓦热先生同意说：“随您。”他们又进了另一家小酒店。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有了醉意，头晕得如同饿了肚子的人一下子喝了满肚子酒一样。天气很是暖和，温柔的风儿拂过他们的脸，使他们感到阵阵清爽。

那位被暖和的气息陶醉了的索瓦热先生停住脚步说道：“咱们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

“当然是钓鱼去啊？”

“到什么地方去钓呀？”

“就是到我们那个岛上去。法国兵的前方阵地，在科隆白附近。我认识迪木兰上校，放我们过去是没有问题的。”

莫利索高兴得发抖了：“是的，太好了，一言为定。”于是他们分手了，各自回家去取他们钓鱼用的器具。

一小时之后，他们又肩并肩地在大路上走着。随后，他们到了

那位上校办公的别墅里。上校听了他们的要求反而微笑了，随后同意了他们奇怪的想法。于是他们带着一张通告证又出发了。

不久，他们跨过前哨，穿过了那个被放弃了科隆白，来到了塞纳河往下展开的小葡萄园的边上了。这时是上午十一点钟。

对面阿尔特伊村子一片死静，奥尔热蒙和萨努瓦两座大山覆盖着全境。那片一直延伸到南泰尔的平原是空荡荡的，有的只是那些没有叶子的樱桃树和灰色的荒田。

索瓦热先生指着那些山顶低声慢气地说：“普鲁士人就在那上面！”于是一阵胆怯叫这两个朋友对着这块荒原不敢迈步了。

普鲁士人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不过自从好几个月以来，他们觉得普鲁士人围住了巴黎，蹂躏着法国，抢劫屠杀，使他们忍饥挨饿。他们虽然还没有见到过，却已感到他们的威力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陌生的、却又不可一世的民族非常憎恨，现在又加上一种带有迷信意味的恐惧了。

莫利索口吃地说道：“说吧！倘若我们撞见了他们怎么办？”

索瓦热先生带着那目空一切的巴黎人爱开玩笑的性格回答说：“我们可以请他们吃一顿炸鱼吧。”

由于整个世界全是沉寂的，他们因此感到害怕，有点不敢在田里乱撞了。

最后索瓦热先生拿定了主意说：“快点向前走吧！不过要倍加小心。”于是他们就从下坡道儿到了一个葡萄园里面，弯着腰，睁着眼睛，竖着耳朵，躬着身子走着，利用一些树林草丛掩护着自己。

现在，快要走到河岸了，只须穿过一块光秃秃的狭长地带就行了。他们开始奔跑起来，跑到了河岸，马上躲在干枯的芦苇丛里。

莫利索把脸贴在地面上，去听附近是否有行人。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周围没有别的人，完全没有别人。

他们觉得放心了，就开始钓鱼了。

在他们对面是被放弃的马朗特岛，正好能掩护他们，从前在这个岛上那座小饭馆的门窗关闭了，像是已经许多年没有人过问似的。

索瓦热先生得到第一条鱼了，莫利索先生也钓着了一条，随后

他们时不时地举起鱼竿，就在线头上都挂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银光闪耀的小动物；真的，这一回钓鱼成绩好得令人惊奇。

他们把这些鱼放在一个浸在他们脚下水里的很细密的网袋里。一阵阵甜美的快乐的滋味涌上心头，这种快乐只有在找到了一件久已被人夺走的喜爱的东西，才能享受到。

晴朗的日光，把他们的背照得暖洋洋的。他们也不去细听什么响动了，也不去思考什么了，也不知道世上其他的事了，他们只知道钓鱼。

但是突然间，一阵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低沉声音叫地面都颤动了。大炮又开始了它的工作——打雷似的响了起来。

莫利索回过头来，他从河岸上看见了左边远远的地方，那座瓦莱里安山庞大身影正披着一簇白色羽饰样的东西，一簇刚刚由炮口喷出来的火药的硝烟。

很快，第二道硝烟又从这炮台的顶上喷出来了；隔了一会儿，一道新的雷声又怒吼了。

随后，好些其他的雷声接踵而来，那座高山不时吐出死亡的气息，吐出它那些乳白色的蒸气——这些蒸气从从容容在宁静的天空里上升，在山顶之上，堆成一层云雾。

索瓦热先生耸着肩膀说：“他们又开始了。”

莫利索正闷闷不乐地注视着 he 钓丝上的浮子不住地往下沉，这个性情平和的人突然对这些打仗的狂人生起气来，愤怒地说：“像这样相互残杀，不是极其愚蠢吗？”

索瓦热先生回答道：“真不如畜生。”

莫利索正好钓着了一条鲤鱼，高声说道：“据说只要有政府就总要有战争。”

索瓦热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共和国就不会发动战争了……”

莫利索又说道：“有帝王，是和外国打仗，有共和国，是国内开战。”

于是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起来，用和平而智慧有限的人的一种稳健理由，弄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结果彼此都承认人是永远不会

有自由的。然而瓦莱里安山上的炮声还在继续着。一发发炮弹摧毁了好些法国人民的房子，粉碎了好些生活，消灭了好些生命，结束了许多梦想，许多在期待中的快乐，许多幸福的企盼付诸东流，并且在远处，其他的地方，慈母的心上，贤妻的心上，爱女的心上，造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索瓦热高声喊道。

“您不如说这就是死亡，”莫利索带着笑容又添了一句。

突然，他们都吃了一惊，明显觉得他们背后有人走动；转过头来一望，看见贴着他们的身后站着四个人，四人带有兵器，留着胡子，穿着仆人制服般的军服，戴着平顶大盖帽，正举着枪对准他们。

两根鱼竿顿时从他们手里滑下来了，接着都落到河里去了。

几秒钟之内，他们都被捉住了，绑好了，扔进了一只小船里，渡到了那个岛上。

在当初那所被他们以为无人理睬的房子后面，他们发现了二十来个德国士兵。

一个浑身长毛的巨人样的人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吸着一支长而大的瓷烟斗，用一口地道的法语问他们道：“喂，先生们，你们很好地钓了一回鱼吧？”

于是，一个小兵在军官的脚跟前，放下了那只由他小心翼翼地带回来的满是鲜鱼的袋子。那个普鲁士人笑嘻嘻地说：“嘿！嘿！我说收获不小吧。不过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个，你们好好听我说，不要害怕。

“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是被派来侦察我们的奸细。我现在捉了你们，就要枪毙你们。你们假装成钓鱼的样子。现在落到了我的手中，活该你们倒霉，现在是战争时期。

“不过你们既然从前哨走得出来，自然也带着一个回去的口令，把这口令说出来，我可以赦免你们。”

两个人面色苍白，肩并肩地站在一处，四只手因为一阵轻微的神经颤动都在那里发抖，他们一声不吭。

那军官接着说道：“谁也不会知道的，你们可以安全地走回去。